

合浦曲木客家土围城

陈海春

合浦的客家人根在中原，他们都是从北方和中原迁移而来的。

客家人是汉民族中一支具有独特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族群。300多年前，合浦的客家先祖，为“貽厥孙谋，以燕翼子”，一根扁担，几件破衣，几只烂碗，携妻带子，从中原大地，到福建，到广东，一路辗转迁徙到现合浦县，几经艰辛，一路走来，从文明到野蛮，从繁华到荒凉，历经两三百年来，终于选定这一方山青水绿、草木华滋、五行俱足之地建筑家园。这里，最初只是几间茅屋，几块荒坡，几棵野树，一缕炊烟。当然，还有土著的敌意、野兽的吼叫和土匪山贼的刀光剑影。为了战胜当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匪盗野兽的侵扰，从而安居乐业，客家人遂将闽粤祖地建土楼而居的传统发扬光大，众志成城，一担担黄土，一筐筐沙石，两块夯板，几根粗木棒，“吭唷”、“吭唷”夯筑起土围城，聚族而居。

合浦县有客家人40多万，客家人留存下来的客家土围城主要分布在县境内的曲樟乡、公馆镇、白沙镇和闸口镇，而其中又以曲樟乡曲木村的最为典型。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林刚认为，曲木土围城是广西第二，桂南第一的一座客家土围城。

曲木客家土围城位于合浦县曲樟乡政府的所在地曲木村内，背山面水，距六湖水库约500米。

曲木土围城由“老城”、“新城”两部分构成，城内的住民均为陈氏。现围屋的整体保存基本完整，大部分房屋仍有村民居住。

据当地陈氏老人记述，客家人陈氏十五代祖陈瑞甫从福建省迁至合浦县曲樟乡（当时为公馆六湖垌），为防御贼寇和本地异姓势力以及野兽的侵扰，于是参照福建客家祖地建围楼而居的传统，于清光绪八年（1883年）八月率领陈氏族人修建起了“老城”，后因人口发展“老城”已不能适应，又于清光绪廿一年（1896年）建成“新城”。

土围城用古老的夯土成墙建筑技术建造而成。生土建筑在中国产生于新石器时代，而夯土造屋早在殷商时代就有了，到汉代民居建筑使用夯土墙的更多，至南北朝、唐、宋还在使用和发展。北宋时，夯土技术又有进步。北宋工匠李诫编修的《营造法式》一书中就系统总结了当时夯土板筑技术的成就。其中规定“筑墙之制，每墙厚三尺，则高九尺，其上斜收，比厚减半；若高增三尺，则厚加一尺，减亦如之”。后来，随着汉族南迁，特别是迁到福建、广东、江西而形成客家的中原汉族人，他们建土楼而居，把从中原带来的夯筑技术推向了顶峰。

曲木土围城的“老城”与“新城”均呈长方形，整座围城的四周均用夯土高墙围合，整体布局由两个长方形平面组合构成，属方形客家围屋类型。城墙均用黄泥、石灰、河沙、糯米和红糖按一定的比例拌和后用夹板夯筑（所谓的夯筑，就是用木板把泥沙围住，然后用杵在上面把泥沙舂结实）而成，高大厚实坚固。城墙最高处为10.5米，最矮处高7.1米，另有两处量得高度分别为9.25米和8.33米，平均高度为8.795米；厚0.86米。厚度符合“每墙厚三尺”的规制。高厚比达到10:1。而如果按照“每墙厚三尺，则高九尺”（也就是说，要夯筑3米高的墙，必要筑1米厚的墙，高厚比为3:1）的规制，陈氏客家人的夯筑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。“新老城”总占地面积6050平方米。围墙内的房屋均为单层，悬山顶，屋面均铺盖小青瓦，木椽、檩、房屋的墙壁，

除中座祖公堂全部使用青砖外，其人均均为夯土或土坯砖、火砖混合筑成。房屋布局“老城”为“二横二堂”，新城为“三横三堂”，堂与堂之间以天井相隔。各房屋以正厅堂为中轴，以祖堂（客家人称为祖公厅）为核心，向前逐步延伸，向左右对称发展。住房分主人房、长工房和丫头房，主人房又分内室和外室，各种规制不得逾越。围屋内还有水井、晒场、粮仓等。

“新城”的祖堂前厅大门现存匾额一块，楷书“待诏第”三字，后厅为祖公堂，现存横匾一块，楷书“春酒介眉”四个大字，取意《诗经》：“为此春酒，以介眉寿。”落款：前为“赐封登仕郎文山先生暨德配张孺人秩开一双寿”后为“光绪十三年正月宗弟兰彬拜祝”（钤印章两方）。老城大门对联楷书：“有虞世泽，欲伴家声”无落款，但据说亦是陈兰彬手迹（陈兰彬，清咸丰三年中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后任刑部主事，后出使古巴，曾任美国、西班牙、秘鲁三国公使。有中国“第一任留美学生监督、第一位驻美公使”之称）。

土围城的防御非常严密。整座城只开一个大门，设有板门、闸门、便门、栅栏门等3道5层式的连环防卫门，当碗口粗的横木齐齐放下时，就是膀阔腰圆的汉子也只能望而兴叹了。土围城墙四周不开窗，只在墙按不同的方位上开有多处枪炮眼，城垣的四大转角处及城门上面都设有碉楼，碉楼多数都高出土围屋一层，堡体落地。内墙半腰筑有供守卫行走的通道（俗称“跑马道”），将整座城墙、四角的炮楼及各枪眼处紧密联系相连起来，使整座城成为一个统一而严密的防御系统。

时间来到现代，土围城已不是如临大敌般的土围城，现在的土围城内是一方既独立又开放的客家风情园，内有滋养生命的老井，有朗朗吟诵的书声，其间还有鸟叫、虫鸣、犬吠、牛哞，是一曲乡村的天籁之音。走在土围城中，客家人的风柜、石牛（碌碡）、水烟筒、石碓，还有牛车、犁头、耢耙、挂在屋檐下的竹箕和飘在灰青瓦脊上的袅袅炊烟，令人胸际间充满乡愁的感怀。土围城外，淡淡的清风中，田间地头，客家汉子、客家女人正在辛勤劳作，骑在牛背上的牧童正唱着“灰艾艾，担塘泥……”的客家童谣，令人恍惚又回到黄金般的童年时代。

客家人是一支迁徙民系，经历过太多的乱世，为找一个安全之地，他们颠沛流离、背井离乡，一路走来，从中原到东南，从东南到西南，经历过太多的苦难和不安全，所以他们对陌生的地方存有戒心，总是在太平中看见乱世，总是害怕被侵占和掠夺，这沙石夯筑起的围墙里面隐藏着辛酸和不安全感！这沙石夯筑起的围墙里面寄托着安居乐业的期望！

土围城，是客家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的能量的完美发挥。高高的土墙密密的人家，世代的客家人就在这围墙里长大。土围城是客家文化和建筑的一个奇观，是客家人筚路蓝缕、不屈不挠开创基业的历史见证，也是客家文化、客家精神的象征。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，以祠堂为中心，以血缘为纽带，以土墙为屏障，繁衍生息，代代相传，保存和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客家文化和绚丽多彩的客家风情。